

本語
三事
觀微
子真
海渾
沂然
子子



三
上
三

三
上

三
上

三
上
三

三
上

三
上

三
上

三
上



三
事
溯
真

李豫亨 著

中
華
書
局

三事週真

此據寶顏堂秘笈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三事遡真題辭

飲食衣服居室。人生所資以養。雖爲情欲之感。亦性之生理。不可一日無也。但用之有善不善。而賢不肖由茲分矣。夫飽煖安居之外。皆可已也。不得已而用者。率其素履。用之善者也。可已而不可已者。侈爲美觀。用之不善者也。夫可已而不可已者。於身有何加損。特因門面放不下。以至此耳。何謂門面。昔富矣。而今貧。不能忘昔之富。而甘今之貧。人富矣。而已貧。不無艷人之富。而恥己之貧。名位亞矣。務僭飾以求同。門第糲矣。務強力以求勝。縕袍則恥於狐貉。豆羹則媿於膏粱。草蓆則病於華屋。凡若此者。皆門面之說也。苟知乎此。不爲所動。種種陪奉。可一笑而破。又何飽煖安居之足計耶。而顧營營朝夕。無頃刻停。其用心亦錯甚矣。昔舜嘗耕稼陶漁。雖至聖未嘗廢治生也。意當時安其餽糗茹草之素。居然山農田父也。豈恥其不若人而毫有所加哉。其理甚易。而近世之人。乃更舍其易而求其難。驚其遠而不顧其近。獨何歟。究其病根。則原於分別心太重。不能以平等視之。眩於識而不自知也。良知者性之靈。渾然平等。本無揀擇。本無情愛。識則自生分別。非其生理之本然也。譬之明鏡之照物。明體渾然。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。以照爲明。奚啻千里。知與識毫釐之辨也。此師門之宗說。今爲中條李子誦之。君久有志於學。嘗以三事遡真冊示予。予得展而翫之。疊疊千餘言。於治生之道。多所發明。其所引證。與物同求而不同貪。同得而不同積。性一變而爲情。情再變而爲欲。至人望欲以馭情。反情以歸性。皆卓然有見之言。蓋私淑良知之學而有

自得者也。予嘗登君之堂。木榻竹几。圖書數秩。出山穀野蔌。宴坐終日。衣冠楚楚。靡陋靡華。拂塵玄談。抵夜分無倦色。此於宗旨似有定見。踐諸身而喻諸人。匪空言也。此外更有向上一機。終日吃鉢。未曾咬着。一粒終日穿衣。未嘗掛着一縷。終日安居。未曾戴着一瓦一椽。致虛而不滅照。應用而不起想。此世出世法。變識爲知之玄樞也。豈惟有補於治生。千聖學脈。亦從此可窺其樊矣。

萬曆庚辰秋孟之朔八十三翁龍溪王畿書于復陽堂中。

三事邈真

明 雲間 李豫亨元薦 著
陳繼儒仲醇 訂

有生所必資者有三事。寒欲衣。饑欲食。蔽風雨欲居。此通古今無貴賤一也。上古崇質任朴。民生易足。及其後古意寢亡。情動於欲。而泰侈生焉。於是始舍其本來之真。而務徇其外。得則驕。不得則爭。驕則僭。僭則無上。爭則亂。亂則無下。蓋緣此三事而喪失其真者。天下皆是也。余安能以空言障其狂瀾哉。因爲原本所由始。及古今英茂之士。其成行可爲世則者。不揆輒爲拈出。綴於篇。名曰三事邈真。以與天下之還真君子共之。

原初章第一

上古法制未備。厥民蚩蚩。有巢氏教之茹毛取皮。以蔽前後。自是而衣作。燧人氏教之鑽木取火。以之熟食。自是而食作。有巢氏教之構木爲巢。以避禽獸之害。自是而居作。後世始有衣裳之制。粒食之利。宮室之華。其視邃古亦過文矣。今何時也。而更文繡之。芻象之。雕鏤之耶。古者采椽茅茨。足禦寒暑。蔽風雨而已。後世始并幹增梁。文樞修壘。憂辟土飾矣。古者庶人耄老。而後衣絲。其餘則麻枲而已。後世始緝繡羅紈。中者素綈錦冰。常人而後飾矣。古者汙尊坏飲。器用卽竹柳陶。

瓠燔黍食稗以相饗而已。後世始銀口黃耳。金罍玉鍾。酒食穀旅。重疊燔炙滿案矣。夫如是民安得不貧。生安得不困哉。是以君子揆厥本始。毋蹈時好。自然財衍而力有餘。

古者王政五十然後食肉。則未五十者皆蔬食也。七十然後衣帛。則未七十者皆布衣也。室西南隅爲奧。室西北隅爲窻。前爲堂。後爲寢。則庶人居皆兩楹也。居今之世。其能五十肉食乎。其能七十帛衣乎。其能庶人居皆兩楹乎。噫。此財力所以日蹙也。誠酌古制。不使過享。則庶幾哉。汙尊坏飲古也。食前方丈。非食之初矣。衣其羽皮古也。輕暖足體。非衣之初矣。穴居野處古也。櫛題數尺。非居之初矣。古之時也。若彼。今之時也。若此。凡作事必思事先。慎毋任欲而恣靡麗之流哉。

稽實章第二

自醇古以至今日。自今日以至終古。其居處衣服飲食同。自帝王以至衆庶。自聖賢以至凡民。其居處衣服飲食同。自嬰孩以至少壯。自少壯以至老死。其居處衣服飲食同。所以致斯者。萬有不同焉。億有不同焉。極於無算有不同焉。善惡賢愚。貴賤貧富。自此分矣。聖人則握其機要。歸於易簡。卑之惡之。非之。具足而止。

人身之生。淨裸裸赤洒洒。一絲一縷。皆裝綴也。一顆一粒。皆補塞也。一椽一瓦。皆龐贅也。而執之爲己有。固之爲己私。則過矣。夫有生營營朝夕。自謂取之無盡。至於懸崖踏空之際。所營剩物。皆付烏有。然後悟昔年所成。全匪實相。

衣有青黃朱碧粗精厚薄。其蓋形一也。食有鹹辛甘苦腥羶淡素。其充腸一也。居有崇卑廣狹巧拙新故。其蔽風雨一也。不惟其形之蓋。而擇異色異質焉。不惟其腸之充。而求殊味殊品焉。不惟其蔽風雨。而較美輪美奐焉。何所益於我乎。君子苟取其益於我。不必其勝於人。則衣制食具居完而不勞矣。

寒弗禦也。故衣非寒弗衣矣。饑弗充也。故食非饑弗食矣。風雨弗避也。故居非風雨弗居矣。鳥有羽。獸有毛。何衣衣之。求爲蔽體也。而文綺是求。以悅人目焉。不已侈乎。蟬飲露。蝸噪風。何食食之。利爲適口也。而甘旨是需。以悅吾口焉。不已過乎。鳥林棲。獸野宿。何居居之。求爲容息也。而雕鏤是飾。以快人觀焉。不已傷乎。是故君子職其事。則原其本。受其養。則思其初。豈徒以狗時尙。悅俗目爲也。

充腸之外。皆冗食。適體之外。皆剩衣。燕息之外。皆閒居。世人務悅口。文身隆棟。何爲哉。夫悅口一己也。雕盤綺食。會衆賓。無算矣。文身一人也。葩羅奇綺。飾觀美。無算矣。隆棟一居也。苑圃供燕樂。堅久貽子孫。無算矣。以其無算約之身。以其過享還之朴。則天下不勝僞。

上衣下裳。實也。彰施五彩。則文矣。朝饔夕飧。實也。撞鐘列鼎。則文矣。上棟下宇。實也。畫棟雕梁。則文矣。君子寧實其文。毋寧文其實。實者文之所由生也。過文則奢。奢則僞。文者實之所由傷也。務實則儉。儉則不偏。奢而僞。惡孰大焉。儉而不偏。美孰大焉。故君子之行也。辨之。

室以安身也。而朱綠玄黃。以繪飾之。則捨原而徇視矣。食以適口也。而藻繪華鮮。以陳設之。則捨實而飾觀矣。衣以蔽體也。而錦綺美麗。以眩耀之。則捨真而奪目矣。夫初之制爲身也。而終之至於悅觀焉。又廣

之以悅人之觀焉。又極之以示威。以逞華。以悅四海之觀焉。不已失其初乎。聖人則務朴而遠奢。人生日費。多者萬錢。少者亦不下十百。雖奢儉不同。究其有當於吾身者。十不一有。何則。爭名競利。總是虛花。飾聽美觀。皆非實際。虛費煩而實用罕也。若能節以制度。刪煩從實。非因三事。不妄求全。則貧者未必貧。而富者亦徒富矣。

崇養章第三

道者不可一日離。三事者亦不可一日離。朝而褻。夕而殮。一日不再食。則饑矣。夏而葛。冬而裘。終歲不製衣。則寒矣。上棟下宇。以待風雨。木處土處。則顛且病矣。雖九流異致。三教殊陳。寧復有能外此三事乎。許衡有云。學者以治生爲急。治生者。治三事也。三事不備。生何賴焉。高者闔視而不之務。卑者沉溺而不知返。悲夫。胥失其中。而道日遠爾。

饑無食。渴無飲。則耳目乏用。而毀生矣。夏無葛。冬無裘。則發渴裂肌。而傷生矣。木處土處。則不免病與顛。而生捐矣。是三者外也。而重妨乎內。人苟不失其養。傾外固內。以無剋其天。則三事所係莫重焉。故曰。豈直爲尺寸之膚也。

大體小體。孟氏論著彰彰辨矣。然匪岐爲二事也。養大體奚越養小體之中。能養小體無失其大體。所謂以人欲作天理者也。是之謂大人。專事小體。因棄其大體。所謂汨天理窮人欲者也。故謂之小人。其辨特幾希間耳。議者欲舍口體求心志曰。吾從大體焉。豈孟氏旨哉。

許行癰學也。衣褐捆屨。織席以食。受一廩爲氓。不能外三事也。仲子廉士也。身織屨。妻辟纘。以易粟。居於陵。不能外三事也。許行與仲子。豈不欲高世絕俗哉。而卒不能去者。爲有生之所必資也。而處之無術。烏足謂之知道。

三事匪惟自養。蓋亦因之而養人。有勸率之道焉。解衣推食。致韓信之不忍。倍供帳。飲食如王者。能使九江王布之大喜過望。然則三事之權。可徵信已出大賚粟。撤小殿材。留敝袴待有功。皆明主所務也。可無念諸。

飽食暖衣逸居。三事備矣。而不之教。則近禽獸。蓋緣禽獸知私己。而不知公物。吾人率教。則知養父母。給公上。蓄妻子。賙朋友。不自私其衣食居。以與人共。其異禽獸遠矣。故曰。明倫之道。不自私爲先。

合道章第四

友人數從余聞三事指緒。語人曰。三寶哉。弗可弗務也。余聞之曰。嗟嗟。此不善傳余真者也。是三累也。奚其務。夫人所以入道多艱者。受此三事之累也。使菽粟如水火。叩門無弗與矣。何爲貪。大裘萬丈。廣廈萬間。無盡藏矣。何爲求。今稍爲提醒。共期遣此三累耳。累遣心澄。是入道之門也。吾將逍遙遊於德義之圃。且共三事相爲忘矣。豈若賈人執刀錐作生計哉。胡可以爲寶也。

人賴三事以生。所以累作聖者。以此三事也。果無此累。則舉世皆聖。亦易然爾。老子曰。人之所以有大患者。以有此身。能不離于患。而不牽于患者。斯可以語成人矣。

夫欲學道者。治生則往來轆轤。而無暇行解。不治生則衣食奔走。朝不謀夕。於道不已妨乎。曰。不然。治生固所以資道也。與物同求而不同貪。與物同得而不同積。不貪無憂。不積無失。其於道也幾乎。迹每同人。心常異俗。

蔬食菜羹薄矣。其視藜藿不充者何若。葛巾布袍微矣。不視鶉衣百結者何若。茅茨土墻陋矣。其視環堵不蔽風雨者何若。故雖至薄。猶可勝于人也。受其養則思顧其德。曰。吾德之涼。恐不足勝養也。而遑以貧窶怨尤哉。故饑渴僅充。猶思務德爲急。

三事欲也。所以處此三事道也。今之君子。舍道則從欲。舍欲則從道。不知舍道無欲。舍欲無道。道卽欲。欲卽道。狗欲則失道。狗道則得欲。故曰。君子憂道不憂貧。此狗道得欲之旨也。

士恥惡衣惡食。與士而懷居。聖人皆不與其爲士。夫士之所以異凡民。在于志道。役志于衣食。役志于安居。是逐外忘本也。而惡乎士道者。能處其食其衣其居。而不失其理之謂。

酌宜章第五

人生幹當三事。足了此生乎。曰。否也。人生棄捐三事。足超此生乎。曰。否也。不幹當不棄捐。足任此生乎。曰。否也。然則何如則是。曰。明明求財利。惟恐不及。則溺溺斯沉。食壤飲泉。辟兄離母。則離離斯廢。悠悠時日。荒棄職事。而聽其自至。則怠怠斯罔功。君子及時慎修德業。憂勤惻傷。則旣無忝所生。而又。不虛所養。鴻冥鵬舉。不以三事爲念者。固非。蜂合蟻引。獨以三事爲念者。亦非。何以故。無食無衣。何以卒歲。賢如韓

退之猶嘆一飽之無時。三事可不念乎。鄧瑤金谷寔兆釁端。才如石季倫。猶買堅樓之禍。三事可獨念乎。然則何如。曰。時開其原。而勿過於食。頻引其流。而弗使之積。則游世如庖丁之游刃。而弭患矣。人之養生。猶漑苗然。乾則苗槁。溽則禾朽。故自養必先治生。治生則衣制食備。各有事字。無非分之求矣。必須知足。知足則布衣蔬食。僅蔽風雨。無一朝之患矣。不能治生。而怠荒是耽。不知止足。而華美是眩。貧者不資身。教死不瞻。富者不成名。流蕩日奢。其爲生累多矣。況於道哉。故曰。豐約得中。謂德。取舍合宜。謂義。

聖門衣敝緼袍。亦有肥馬輕裘。不與物共矣。發憤忘食。亦有飽食終日。無所用心矣。居無求安。亦有高堂數仞。棲題數尺。爲得志矣。其人之知愚賢不肖。相去何如也。由斯以觀。則三事不可廢。亦不可踰。廢則忘軀。踰則任欲。忘軀毀生。任慾滅天。是故聖人畏之也。

西山之餓。與銅山之餓一也。而有不同者。清濁岐之也。緼袍之凍。與綈袍之凍一也。而有不同者。義利限之也。魯男子之不納。與秦舍人之不納一也。而有不同者。仁不仁隔之也。夫君子之于清濁。於義利。于仁不仁。其斷幾至眇眇矣。烏可弗察也。

勵功章第六

天子受三事于天。臣受于君。民受于臣。交相養也。天子慢天虐民。棄臣則失養。況臣民乎。是以民之承臣也。力耕供賦。而無怠事。臣之承君也。精白協恭。而無廢事。君之承天也。法乾不息。而無墮事。

有功而奠食。非素餐矣。有功而授衣。非災服矣。有功而安居。非虛拘矣。是三事皆由功而致也。曷可少乎哉。故古人謂之通功。謂之程功。今人食人食。衣人衣。居人居。蓋盡天下也。而能量其功。足以不媿其所受者。幾何哉。

服其服。則思擔其患。食其食。則思終其事。居其居。則思隆其報。仰天俯人。無慙無忤。則享千鍾。被文繡。住萬間。亦何踰焉。不然。雖藜藿麻枲。亦越分也。可濫受乎。

借財以爲養者。雖禮義弗之顧。不知腹非盜囊也。何以常貯不道之物。越貨以修儀者。雖名節不暇恤。不知口非蜜廩也。何以常入無義之肉。夫噉爾嗟來。乞人猶不之取。矧爲口腹而甘醢躡之行不之恥。亦倒置甚矣。雖然。悖入而患從。惡積而殃及。又安得甘美而常食之。

因財以濟患者。以爲有患可以倖免也。不知患因財生。散其財而患自息矣。因財以市寵者。以爲得寵可以庇身也。不知辱由財至。去其財而辱不生矣。噫。無辱可以當榮。無患可以並福。此聖人大常之道也。彼務求其榮。適以資辱。求其福。反以召禍。屈伸之幾。天地之恆也。焉能逃乎。

使饑而可念。則西山無餓夫矣。使寒而可念。則孝感無凍士矣。使居而可念。則北海無露處矣。何則。忠誠激于內。志烈動于外。雖饑寒暴露弗恤也。是故君子惟緣德以度享。不慮享而喪德。德者人之所由生也。虞形喪生。君子不爲矣。

華飾宮室。增置臺榭。而適憂譏譴焉。曾不若專屋狹廬者之安也。飾微治綱。組織文章。而復荷重負責焉。不若短褐掩脰者之溫也。殺旅重疊。燔炙滿案。而顧畏上憂公焉。曾不若食葚啖櫛者之飽也。如是則可以識安飽涼溫之分矣。從其安。不務其廣。求其溫。不責其繼。致其飽。不就其甘。斯可以語知矣。

未嘗不重裘也。而有懼心。則股爲之慄矣。未嘗不列鼎也。而有戒心。則食不下咽矣。未嘗不裋褐也。而有憂心。則達旦不寐矣。何者。心爲形役。惑於利與害也。夫苟恬其心。則鶉結卽狐貉。何慄也。定其心。則糗草卽芻豢。何戒也。愉其心。則曲肱卽裋褐。何憂也。是以君子不務豐其外。而惟寧其內之爲務。

心憶者能忘饑。饑爲憶寒也。心忿者能忘寒。寒爲忿奪也。心激者能忘痛。痛爲激鬱也。夫饑與寒與痛身也。而心之憶之忿之激能易之。則身之不足敵心明矣。適過爲身計。而勞役其心以裕養。或反爲身累焉。罹刑辱。嬰病患。而不知止。嗚呼。可謂能權乎。君子以是定內外輕重之分。

食而飽。居而安。衣而狐貉。君子所不廢也。然有志干求。則爲物役矣。其得之也喜。其失之也悲。由外而動中。亦靡所不至哉。故因其時。量其位。度其地。斯可不喪己而徇人。

語有之。六十不造屋。七十不製衣。居與衣身所切也。古之人猶量時計享。不肯役心於無用。況非所常用。而肯役役於美觀眩聽已乎。故君子汰浮華。簡精實。稽其所享。而後致力焉。若冗功剩物。黜不加念。豈爲物役哉。

守先王之道。雖傳食不爲泰。爲飢渴之害。雖簞食見于色。何則。其識見所旁燭有廣隘也。余觀譏食困眠。

盡一世矣。然能知眠食之味或鮮矣。廣廈細旃非安也。鱗膾鳳臠非飽也。蜀錦越綺非暖也。然此飽暖當求何處。曰能于心不愧不作。卽粗糲敝陋。奚以媿且惡焉。此之謂真安樂法。此之謂真飽暖門。

徵聖章第八

嗟乎。吾觀夏商周之興衰。而知三事之當慎也。夏之興也。以卑宮室。以惡衣服。其衰也。則峻宇雕牆。甘酒嗜飲矣。商之興也。以解網三面。以身爲犧牲。其衰也。則酒池肉林。瑤臺瓊室矣。周之興也。以卑服。以不遘暇食。其衰也。則車轍馬跡。求金求車矣。帝王尙然。況人乎。知國家之興衰。可以鑑人生之豐儉。大禹胼手胝足。以有天下。宜其享有榮盛也。而顧菲飲食。惡衣服。卑宮室。何。夫有生所必資者。衣饗寒。食充腸。居宴息而已。苟足其資。聖人不復加也。獨念夫萬世之民物。誰復爲之計久遠。於是農殖嘉谷。粒我蒸民。而後聖人之心遂。其視榮享一己者。廣隘何如。故曰。六府三事允治。萬世永賴。

伊尹大聖人也。樂堯舜之道。非外取予也。曰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人而已。孔子大聖人也。與門弟子論仁。亦不外取舍也。曰富貴不以其道弗處。貧賤不以其道弗去而已。夫一介不以取予。非道非義。豈得以間吾堯舜在是矣。終食不能違仁。富貴貧賤。豈得以動吾仁道在是矣。堯舜不出取予焉。取予不出三事焉。三事定。而後取舍得。而後仁道全。仁道全。而後堯舜可至。若曰三事不關作聖。吾不信也。

自孔子之居常言。則曰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夏則絺綌。冬則狐貉。此其所爲衣食居也。卽使孔子得志行天下。其所服御奈何。曰享帝事神孝親。必制禮樂議度數。其所自享。亦當不出此矣。不然。何以上嘉堯舜。

禹曰：有天下而不與，又曰：克勤于邦，克儉于家。

蔬水曲肱，孔之所爲衣食居也。簞瓢陋巷，顏之所爲衣食居也。此與舜之飯糗茹草何異？世人以憂貧私窺聖賢心，則曰：孔顏樂貧，不知聖賢視富貴如浮雲，視貧賤亦浮雲也。知貧而樂，非忘貧矣。觀世人之憂，則知聖賢之樂。

古人有言：賤不雕智，貪不妨行。顏淵屢空，匪爲不賢。孔子不容，不爲不聖。何以賤自抑，以貧自沮乎？故君子所貴在守道，不在求榮；在修身，不在積貨。苟惟仁處，惟義求，臨財不苟，見利思義，雖處下而名益彰，居約而行益顯，巖穴蠶蠶，短褐皆黃，犀金疊玉佩也。

標賢章第九

或問：曾參家貧，敝衣躬耕，日不舉火，而歌聲若出金石，然乎？曰：暫耳。孔子厄於陳蔡七日，而從者病莫興。弟子且慍見矣。又問：閔損始見夫子有菜色，旣而被夫子文寢深，後有芻豢之色，然乎？曰：戚耳。公西赤適齊，而冉有爲其母請粟矣。又問：原憲居魯，蓬戶墜牖，上漏下濕，見子貢之結駟，不以爲病，然乎？曰：守耳。陳之富人脂車百乘，觴子路子期於韞丘，而子路且願終身無復見夫子矣。甚哉！外之足以移內也。故內不固，則不立；外不慎，則無資。吾安得固內慎外者，而與之言學哉？

德之所樹，不玉而堅，名之所宣，不椒而芳。不務樹德，而惟口腹之憂，不務修名，而惟驅殼之戀，是亂本末而易置之也。故原憲緼袍矣，賢於季孫之狐貉；趙宣孟魚食矣，甘於智伯之芻豢；子思銀珮矣，美於虞公。